

江湖兒女的挑戰

中華綜藝團訪港記

劉 昌 博

東西文化混血兒

我沒有到香港以前，有人對我說：「香港是「冒險家的樂園」，「購物者的天堂」。

也有人對我說：「香港是亞洲情報的交易所」，「世界毒品的轉運站」。

還有人對我說：「香港是蘇絲黃的故鄉」，也是「英國伊莉莎白二世女王頭頂王冠上的一顆鑽石」。

我來到香港後，發現上述的說法，只對了一半。

雖然，大家都知道，香港在一八四二年中英鴉片煙戰爭前，原是我國領土的一部份；現在仍是沒落了的大英帝國的殖民地，在鐵幕邊緣的一個享有自由生活的港都。

我卻認為香港是東方和西方文化的不良混血兒，一個精神虛脫的離魂病患者。

我這次，是以一個民間藝術團副領隊的身份，來到香港；和往昔跑碼頭的江湖藝人沒有分別。因為，我們和英國早已絕交，不能把「中華民國綜合藝術團」，或「中華綜藝團」的大招牌掛出來。甚而，香港殖民地政府還禁止在廣告上說明是來自台灣的；對我們來說是一種無法容忍的挑戰。

區區的一個香港殖民地政府，緣何要對我們如此不客氣？原因是我團為「盛名所累」。我團

的名氣和毛共所加的壓力成正比；而這些「壓力」透過香港殖民地政府，一古腦兒全部加在我們身上。

從一九七三年起，我團曾經三次出國訪問演出，到過中南美洲、美國、加拿大及日本等十九個國家，有八十七萬觀眾到場欣賞我團表演，每次都載譽而歸。

香港是鐵幕前的大門口，尤其在北平「天安門事件」發生不久後的今天；毛共深恐我團所發出的「自由的呼聲」，透過鐵幕，加快其崩潰的速度。因此，毛共向香港殖民地政府施加壓力，千方百計的，無所不用其極的，要阻止我團往訪。

我團能往訪香港，可謂說來話長，先透過華視的關係企業之一的華廣公司，華廣再向香港華星娛樂公司簽約；而華星又是香港無線電視公司的關係企業之一。所以，無論台灣的華廣，及香港的華星，它們的後台老板皆是電視公司。

我團——中華綜藝團，於四月八日下午二時五十分，搭乘華航班機抵達香港後，發現香港的大小報刊對我團往訪，隻字不提，出人意外。

聲色犬馬劫案多

對於「賽馬」及「賽狗」，闖有專欄報導；對於恆生銀行解款車被劫七百萬元巨案，友聯銀行解款車被劫七十萬元巨案，及劫匪槍殺警探案的報導，文圖並茂，不厭其詳。

原來，香港是一個極盡「聲色犬馬之娛」的港都；一般報刊為迎合居民的興趣，對正當娛樂向不重視。兼之，華星只在它的後台老板——無線電視台上作廣告，忽略報紙在宣傳上的功效。

當我們甫抵達九龍啟德機場時，就感到情況不妙；我團包商華星在附近所張貼的許多宣傳海報，不是被人撕毀，就是被人用一家電子工廠招雇工人的招貼來遮蓋住它。我團再貼一張海報在那家電子工廠的招貼上，殊不知，不久又有一家取名「廣角鏡」的雜誌出版海報，再貼蓋在上面；據說這些都是毛共份子幹出的「好事」！

我團還沒有演出，在啟德機場週遭，已展開了一場海報張貼戰；無疑的，這場文化戰已揭開序幕。

啟德機場，隱藏在維多利亞海灣內，是用大量泥土和石頭填海建築成的，呈長方形，三面環海。遇到雲封霧鎖的日子，飛機降落不慎，有衝入海中之虞。據說年前有一架日航班機，曾衝入海中洗澡。

目前，機場在大興土木，擴大容量，以便招徠更多的觀光客。

衫褲招展出奇景

無論九龍和香港，鱗次林立的高樓大廈，皆沿着海灣密擠在山與海之間的有限度的空間裏。遠看這些高樓大廈配襯着青山和碧海，十分美麗。



本文作者劉昌博教授(右)偕女演員張春美(中)等乘遊艇前往海角皇宮鮮舫參加宴會時留影。

；近看這些高樓大廈窗口掛晒着的形形色色的衫褲，迎風招展，很不雅觀，令人噁心。

新建的海底隧道，把九龍和香港連綴在一起；我們乘大客車僅花三分鐘，即從海底穿過尖沙咀海峽。如果換乘渡輪，需花四十五分時間。暴雨的日子裏，渡輪在驚濤駭浪中航行，曾多次

演出覆舟慘劇。

英國人最會統治殖民地，緊接海底隧道竣工後；又在趕工興建地下鐵道，挖掘街路，泥石阻塞，車行頗感不便。但是，爲了未來交通的舒暢，必須忍受此一短暫的陣痛。這些「建設」收效奇大，買到了香港居民歸順的心。

我團所住的華國酒店，位於面向尖沙咀海灣的香港高士打道一一六一至一二二號，樓高十四層；我住一四一七號房間，推窗俯視，隔海的九龍景色，盡收眼底，灣仔碼頭，彷彿就在我的腳下；海底隧道在香港的進出口，即在我視線的右側；在尖沙咀海面航行的渡輪上的乘客，我能分辨得出他們的性別。

我的視線，再向遠處搜索，看到那些隱隱約約的山峯，我默然了。因爲，那些山峯下的鐵絲網，把大陸八億同胞關入鐵幕，也使我多年來飄流在外，有家歸不得。

我抵達香港的當天晚上，我信步走出酒店大門，發現大門左側的郵政信箱上，居然貼上一大張左派份子所辦的「廣角鏡」雜誌的海報；單看上面的大字標題，就知道是存心詆毀我們的，把我們一切的努力作滾燙的詛咒。

香港最美麗的時刻在晚上，海灣邊千百高樓的輝煌電炬，映影在海灣裏，海波盪漾，一片燈海，彷彿一堆又一堆的珍珠在閃爍，山和海幻化成琉璃世界，銜混難分。

飛仔強索買路錢

但是，香港最醜惡的嘴臉，也是在晚上顯現出來。「飛仔」持刀在街頭公然搶劫行人，多半在晚上；「色狼」在小弄巷內或高樓公寓電梯旁側暗室內強暴婦女，也是在晚上。許多無法無天的罪行，都在夜幕籠罩下進行。

我不敢遠行，就心「飛仔」持刀向我強索買路錢；只在附近一家廣東人開的小飲食店，花三元港幣吃一碗別緻的廣東粥。

當我胆戰心驚地回到所住酒店大門時，發現左側郵箱上那張左派雜誌的宣傳海報，已被人撕毀了三分之二。我團功夫組一位男團員，站在酒店門口，他的嘴邊正掛着勝利的微笑。

我躺在床上，心緒頗不寧靜，久難入夢。心想我國此次來港演出，雖然是一個民間藝術團；但由於演出的場所和毛共控制的大陸近在咫尺，無論對我團及毛共來說，都是一種蓄意而尖銳的挑戰。

過河卒子勇向前

拿破崙說過：「敢死之兵，不忌避敵人。」老實說：現在我們已是過河卒子，惟有勇往直前，管他雨雪風霜，管他槍林彈雨，害怕也沒有用處了。

第二(九日)天醒來，翻開港九各報，左派報紙固然沒有我國訪港消息，連反共的報紙也音訊杳然。原來，香港正沉醉於聲色犬馬的氛漩中，絕大多數不知道有我團來訪之事，當然這會影響票房紀錄。

我和領隊何景賢研商後，由他連繫新聞局駐港代表曹耀錦先生，於上午十時來華國酒店開會；最好於下午三時在「華國」樓下餐廳舉行一次記者招待會。我負責撰寫新聞稿，以備在記者會上散發給他們作宣傳資料。

曹君爲人熱忱，作事認真負責，他帶一位在台灣政大新聞系畢業的劉小姐前來會商；於是，決定下午三時舉行記者會，各報社及各電視台記者，由他負責以電話連繫。我撰寫的新聞稿，交給劉小姐負責影印分發。我團包商——華廣和華星——負責佈置會場。

包商們以爲記者最多來個五、六人，所謂的會場佈置，僅擺了兩張桌子併在一起。殊不知港九各報社及電視廣播台記者，到有六十餘人，擠得整個餐廳，不停地加添桌椅，縱橫地拼湊起來；看不出是記者招待會，倒像台灣鄉下吃「大拜拜

」的盛況。
港九記者出席招待會，跟他們上酒樓「飲茶」的方式一模一樣，自由走動，隨便吃喝，任意交談；既不專心聽主持人的報告，也不向主持人提出什麼問題。

他們先索取宣傳新聞稿和表演照片，繼向包商索取招待券；只有少數記者向男女演員單獨訪問。攝影記者跟他們台灣同業是一個模式的，鏡頭老是對準較為漂亮的女演員。尤其，愛拍「一排排坐，吃菓菓」的大合照，鎂光閃閃，拍過不停；於是，我們臉上的微笑無法停歇，一直裝出可愛的微笑，是够累的了。

傾盆大雨落湯鷄

我挑選個子較高，儀態較佳的女演員張春美、張火珠、夏台英、朱明華、朱明環、張美華及溫美雲；男演員張玉清、張金長、巫明堂等十人與會，效果頗為良好。

職員方面，由領隊何景賢、編導陳小玲、教練張晏明、張連起、英文秘書劉安，和我這個副領隊代表參加。

事後得知，毛共新華社記者曾打電話給各報社，要他們杯葛這次記者會；結果，罔費心機，還落得沒趣。

由於明（十）日要正式演出，為使演員熟悉新的舞台情況，特於下午六時到利舞台戲院排演。將要到達戲院時，來了一場熱帶性的傾盆大雨，把女演員困在車上，冒雨下車的女演員幾乎變成落湯鷄，有些女演員怕淋濕單薄的衣衫，跳下車來就快速奔跑，真就心他們跌交受傷。

原先說明排演時，只要在台上走一遍，隨便比劃一下；除了讓自己熟悉場地，更讓樓上及台前的燈光師瞭解節目內容，使燈光照明能得心應手。誰知，愛好心強的女演員們，居然循規蹈距的，毫不含糊的正式演了一場。担任伴奏的八人國樂團，也有板有眼的演奏起來。

台上有卅三位演員，依序演出及演奏；可是，台下僅有五位觀眾：華星娛樂公司經理史濟民，香港的魔術師羅飛雄，兩位張教練和我。

尤其，那位姓羅的魔術師看了我團排演後，翹起大姆指對我說：「你們排演時的秩序真好，節目真棒；我以前曾在這家戲院參加亞洲特技大觀演出，大家吊兒郎當，真把我這個團長氣慘了。」原來，他就是一年前雜湊了八個國家技藝人員，在此以「亞洲特技大觀」名義演出的羅團長，可謂「真人不露相」。

名為大觀不足觀

在羅團長搞「亞洲特技大觀」以前，有幾個歐洲及美洲人在此搞過「世界特技大觀」，着實撈了一票。以後又有「遠東特技大觀」及「台灣特技大觀」陸續推出，票房收入每下愈況，後來簡直是「乏善可觀」了。

史經理是邀聘我團來港的老板，他認為我團的節目「洋洋大觀」，深信信心。看到有些高空節目，演員在高空不繫安全帶，地下不設安全網，驚張而刺激，就心發生意外。他建議在後台要擺設「香案」，明天演員出場前最好「拜拜」一下。他說：這家戲院建築多年，頗為陳舊。後台老風不少，有的還具有靈性；大家看見老風出現，切不可追打牠，也不可喊牠「老風」，要改呼牠是「四隻脚一只尾」，他的迷信，引起大家的莫大興趣，年齡較幼的女演員都默記在心。

菩薩保佑傷癒早

年僅十五歲的女演員朱明玉，三個星期前在台北排演「三接人」，不慎從半空中跌落下來，把右腳扭傷，略有骨折，紅腫了腳掌，拐着腿走路。我們就心她無法在香港演出；殊不知，八日晚排演時，她居然忍受痛苦排完節目，看來明天可以登台一顯身手。我們都認為是她年紀輕，療養得法，痊癒得快，她偏說是「菩薩在保佑」。如

果菩薩不保佑她，我團整個節目必須大加更動；因為，她是一個有「重頭戲」的演員。

排演完畢後，我站在戲院門前抬頭一看，「特技大觀」四個大字轟地印入眼簾。戲院周遭牆壁貼掛有許多宣傳海報，沒頭沒腦地標明「特技大觀」，定十日起至廿三日止在利舞台戲院盛大公演，票價分港幣十元、二十元及三十元三種。海報上沒有註明：所謂的「特技大觀」是什麼團體來演出的？也沒有註明演出人員來自何方？彷彿這些圖片上的演員是從天上掉下來的。尤其，對政治警覺性特別敏銳的香港居民，對我團有一種莫測高深，不明來路的神祕感。

由於，過去在此戲院演出的「特技大觀」太多，陣容參差不齊；而我團又未說明來自何方？香港居民以為我團與那些「乏善可觀」的什麼「大觀」是一丘之貉，致預購門票者不見踴躍。我團為何要用「特技大觀」這一怪模怪樣的名字？原因是我國與英國沒有邦交，香港是英國殖民地，毛共對香港殖民地政府施加壓力。

英人也採低姿式

香港近五百萬人的糧食、蔬菜、肉類及日用品，大部份都依賴大陸毛共供給；最重要的是日常飲用的淡水，每年都有二百三十億加崙入口。這些物資，等於一副枷鎖勒住香港殖民地政府的脖子，迫使它對毛共不得不採取低姿式。

十日是星期六，也是我團在香港首演之日，一天要演出三場，對我團演職員是一種嚴重的考驗。為此，何領隊和我，特於上午九時召集團中八位職員開會，結論有三點：一、香港環境複雜，今天首演三場，大家要特別提高警覺。二、必須注意主要演員的安全。三、大家要互助合作，發揮團隊精神。

昨（九）天的記者招待會已收到一些宣傳效果，有一部份報紙採用我撰寫的新聞稿，說明我們是來自台灣的「中華綜藝團」，曾經代表國家



綜藝團前往香港演出前教育部長蔣彥士（第二排左起第五人）偕中外貴賓與部份團員合影，前排右起第一人為領隊何景賢教授，第二排左起第三人為李鍾桂博士。第二排右起第三人為劉司長承叔，第五人為謝司長又華。

往訪美洲各國，轟動一時。

左派搗亂撕海報

由於這些報導，使左派份子大為不滿。十日上午十一時至十二時許，有左派份子十多人前往利舞台戲院門前，反對我團以「中華綜藝團」名義演出，且將我團所貼宣傳海報撕毀一部份；侯警察趕到，他們才作鳥獸散。

我團於十一時半提前吃午飯，午睡兩小時，於下午二時上車前往戲院。我們看到戲院大門前，堆滿港九愛國僑胞送來的花籃，香港僑區立委徐享先生，一人就送來四隻。

後台右角入口處，擺有香案，供有柳丁兩盤，脆肉一塊，豬蹄一隻；演員們皆絡繹燃香，頂禮默禱，口中念念有詞，祈求神明護佑，狀至虔誠。尤其，担任高空危險節目的男女演員如：張玉清、張春美、張火珠、朱明環、巫明堂，幾乎每次出場前都要「拜拜」一番。

首場於下午三時演出，觀眾坐得滿滿的。演出前，先由我團英文秘書劉安，以英語簡要說明。他的英語流利，發音帶有男性的磁性韻味；兼之，儀態英挺，先聲奪人，單是幾句開幕詞，就贏得台下熱烈掌聲。

小生致詞掌聲多

因香港是廣東人的天下，接着是香港無線電視台「歡樂今宵」節

目主持人杜平，以廣東話致開幕詞說：「我們是來自台灣的一個民間藝術團體，集合台灣第一流特技和功夫藝人組成，而以中華國樂團担任伴奏。」

「最近四年來，我們曾經在美國、加拿大、日本及中南美洲等十九個國家巡迴演出，有八十七萬觀眾到場欣賞我們的表演，並曾給予我們熱烈的鼓勵。」

「今天，謝謝各位的光臨，請多多指教、批評和鼓勵；最後，祝各位自由、幸福、健康、愉快。」

杜平現任邵氏公司小生，瀟灑的風采、動聽的說明，觀眾以熱烈掌聲來代替對他的歡迎和讚賞。觀眾對我團演出的十四個節目，都十分喜歡；驚險的動作，優雅的台風，美麗的畫面，使觀眾拍紅了手掌。

到下午五時，才演完第一場。第二場定晚上七時半開演，第三場晚上九時半演出。演完第一場後，男女演員到後台脫下彩衣，換上便裝，即趕緊上車回華國酒店吃晚飯，來不及回房間休息，又於六時上車趕到戲院，匆忙得喘不過氣來。

精疲力竭不洗澡

我團所乘交通車，剛轉過一個街口，碰上二家娛樂桌球場發生命案，一輛大警車停在街心，阻住去路，交通壅塞。我團七時半要演出第二場，枯坐車上，焦急萬分。不得已，只好倒車另行繞道趕抵戲院，距離開演已不足十分鐘，男女演員趕緊化粧登台，緊張得忘記了在台後向神明燃香膜拜。

第三場演完，回到旅社已是深夜十一時半，每位演員疲乏萬分，精疲力竭，倒在床上就睡覺，連洗澡的精神也沒有了。

第二（十一）天，又逢星期日，一連三場，真要命！（未完待續）